

浮世绘



小时候我的牙隔三岔五就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可一到牙科诊所门口,我便撒腿就跑。无奈之下,父亲一边把我往门里拽,母亲一边轻声哄我:“治牙就像蚊子叮,不疼的。”可每次躺上诊疗椅,头顶无影灯一亮,照在脸上,我就忍不住哭起来。父亲伸出大手按住我乱蹬的双腿,母亲站在椅后,双手轻轻拢住我的头。我被固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只能任由钻头探进嘴里。“滋滋”的声响伴着震动,顺着下颌骨一路传到脑门,整颗脑袋嗡嗡作响。治完牙出来,父亲会去街口买一根五毛的冰棒。回家路上,我小口舔着冰棒,冰凉的甜意漫开,稍稍压住牙床的胀痛,心里也就原谅了方才他们按住我的那股“狠心”。

后来恒牙全部长齐,却歪歪扭扭挤作一团,两颗虎牙被挤得向外翘,突兀地支在唇角。那时我十几岁,正是爱美的年纪,和

同学拍照,我只敢轻轻抿一下嘴角,绝不敢咧嘴笑,生怕露出尖尖的虎牙。我总用手指去推那颗突出的虎牙,推得牙龈发疼,它却分毫不动。有一回吃饭,我鼓起勇气跟父亲说想要箍牙。他抬眼望了望我的牙齿,迟疑片刻:“等暑假吧,带你去看看。”

离暑假还有两个月,那段日子我格外乖巧,主动帮母亲做家务。心底悄悄以为,只要我足够听话,暑假就能来得快一点。可等到暑假,父亲反倒更忙,天天早出晚归。我提过两次,他都说忙,要再缓一缓。临近年关,父亲终于得空,骑摩托车载我去牙科诊所。牙医检查过后,报出上万元的费用。我看见父亲眉头微微一皱,返程的路上,一路无言。第二天他跟我说:“我问过熟人,人家说好好的牙拔掉再矫正,年纪大了牙齿容易松动。再者家里手头紧些,等宽裕了再说。”这件事,从初中拖到高中,又从高中拖

牙事

□余一

到大学。我不再提箍牙,父母仿佛也渐渐遗忘。只有我自己一直放在心上,拍照依旧习惯性抿紧嘴唇。

直到工作之后,我攒下积蓄,悄悄去做了牙齿矫正。戴牙套期间,每到周末要复诊,加上工作繁忙,回家的计划常常一推再推。这个周末推到下周末,电话里也只是匆匆几句。我只顾着自己的事,不曾留意父母日常的变化,更不曾知晓,父亲的一口牙正在慢慢垮掉。

有一日回家,饭桌上摆满母亲拿手的菜,父亲却只夹豆腐和鱼肉。他低着头,腮帮子一下一下费力咀嚼,嚼着嚼着偶尔闭上眼,唇齿缓慢地碾磨食物。我察觉异样,顺手给他夹了一块他从前爱吃的牛肉,父亲轻轻摇头,含糊地说咬不动。母亲在一旁解释:“你爸的牙早就坏了,疼得睡不着。上个月陪他去市里配了假牙,硬东西啃不了,

花生坚果以后也少买。”母亲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就没跟你们说。”饭后,父亲取下假牙冲洗,再笨拙地往口中安放,试了两次,才“咔嗒”一声卡稳。他局促地抿着嘴朝我笑一笑。想来他还很不习惯嘴里这副异物,也不愿让我看见缺牙之后脸颊凹陷的样子。他这份小心翼翼,竟像极了当年那个不敢露齿笑的我。

牙齿本是人体最坚硬的器官,终究扛不住岁月消磨。如今我的牙齿已经排齐,父亲的牙槽却慢慢空了。我们的生命轨迹,恰似一条抛物线。这一头,我如初升朝阳,稳步走向蓬勃;那一头,父亲如黄昏垂暮,静待夜色缓缓漫上来。

昨夜路过洗手台,看见两个玻璃杯并排靠着,一杯泡着我的牙套,一杯浸着父亲的假牙。清水之中,细碎气泡裹着牙套浮起,又静静消散。两副牙具,在寂静里遥遥相对。



如果你不想做,会找一个借口;如果你想做,会找一个方法。

新世说

鼓舞

□陈志泽

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偶然听到校长夫人跟母亲在路边聊天,说到“你这孩子造句很巧”,这个间接的表扬竟然让我高兴得要飞起来,从此对语文课格外有兴趣。小学高年级、初中的语文老师也都几次讲评我的作文,有一位老师还曾要我写几篇作文的提纲,张贴在教室墙壁上给同学们参考,让我禁不住时不时瞟一眼那面微微颤动几页提纲的墙,自豪得很。高中三年级“文科班”教语文的戴老师的讲评,对我不久后的高考起到“强心剂”的作用,考上大学与戴老师提高了我的作文水平密不可分。念大学时,教“文选与习作”的郑老师,曾讲评过我的诗歌,赞扬好处也指出不足,给了我后来的诗歌创作很大的促进与帮助。这种课堂上讲评作文的做法,无异于在聚光灯下让学生亮相,一时间成了全班的“公众人物”,鼓舞之大不言而喻。

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我就读到著名作家柯蓝先生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从此,满天早霞下悠扬的笛声便陪伴我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1982年,这位吹笛的歌者来到我的家乡泉州。那时出版社正好要为我出版散文诗集,我便壮着胆请求柯先生写序,他当即答应,而且回北京后不久就寄来了。他的序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的鼓舞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每逢大型的体育赛事,我最喜欢看的项目是乒乓球赛。有一种景象让我印象深刻:一个球赢了,运动员咬一下牙关,两只手握紧拳头,鼓舞自己乘胜追击;场外的教练员更是下力气举起握紧拳头的手臂,连连做出示意勇往直前的姿势。有时输球了,运动员、教练员也同样握紧拳头,只是表情格外凝重。这又是另一种直抵内心的鼓舞。

人的一生受到鼓舞是战胜困难、抚平坎坷、跨越险阻的巨大力量。

看看自然界,这种鼓舞与受鼓舞的景象俯拾皆是,都给人以形象的启示。

高山巍然耸立,以它的坚不可摧,鼓舞着狂风暴雨里缩紧身躯抖抖颤颤的土坡,鼓舞着东倒西歪的树,鼓舞着残破的小溪。

瀑布轰响着倾泻大地,以它悬挂在雷鸣电闪的高空长河,鼓舞着瘦弱得几欲断流的泉水竖起恒心,直泻而下,以它涓涓滴滴的真情鼓舞着山下的田地。

堤坝铜墙铁壁似的拦截了雨的瓢泼抑或山洪的冲撞,托起了晃晃荡荡的人工湖,鼓舞旱地化解板结,让被干渴割裂的龟裂努力愈合,鼓舞了踟蹰不前的丰收愿景。

一季稻谷沉甸甸,金灿灿的颗粒,催生下一季蓬勃的生产计划、粮仓扩容的构想。

人生也好,自然界也好,种种鼓舞都是令人奋进的动力。

你听我解释

1

女友问我:“你是不是烦我了?”我笑着说:“我就是烦全世界,都不会烦你啊!”女友问:“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全世界吗?”

2

女友哭得泪流满面,对我说:“你太自私了,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我赶紧安慰她:“别哭好不好?看你流泪,我心好痛。”女友一把甩开我:“你看,你还是只想着自己心会痛!”

3

外面下着暴雨,我们只有一把伞。女友对我说:“雨伞给你,你打伞,别感冒了。”我感动地说:“那你呢?”女友说:“我打车。”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旧物志



流光碟影

□蔡培均

收拾旧物,竟翻出几盒黑色卡带。封面上的图案已模糊,依稀分辨猜测,可能是音乐卡带。指尖轻轻拂过那粗糙的塑胶壳,时光仿佛哗啦啦地倒流,又听见了那台VCD机嗡嗡转动的声音。

童年记忆里,大哥大有独一份的魅力,拿在手上像个大斧头,气质惹眼。彩色电视是奢侈品,只有万元户家庭才能早早添置;有电视,往往还要配上音响和影碟,得去镇上租,不像现在想看电影,直接点播、投屏,或是走进电影院就能大饱眼福。

当年的暑假,电视承包了大半快乐。那台32寸的日立彩电,是我们姐弟再三央求,且年度学习成绩达标后,父亲才忍痛兑现承诺买下的。一搬回家,便成了全家的宝贝,还配了一个又长又大的电视柜。

动画片《足球小将》《灌篮高手》,追了一季又一季,总等不到最后的大结局。《西游记》是天天追,筋斗云、打不完的妖魔鬼怪,百看不厌。《水浒传》多是彪悍打斗、大碗喝酒的场面,女孩子看多了觉得有些乏味。《红楼梦》节奏太慢,礼仪诗词又深奥难懂。《三国演义》相对有趣,虽也有打斗,却集集有震撼的大场面,文斗武斗交织,即便看不懂全部,也总想追看下一集。

电视剧看完,便去租影碟片。黑黑的长方形盒子,外表平平无奇,却装着一整个时代的声色。我家的影碟机是父亲主动添置的大家电,旁边立着两只半人高的音响,还有大小不一的麦克风。平日全家爱惜使用,很少出故障。

家里的影碟多半到镇上音像店租,押金二十元,一盒五角,几元钱就能租好几盘。那时周星驰的电影,我看了不少。只有少数父亲格外喜欢的音乐卡带,他才会掏钱买下,好好收在抽屉里。

父亲收藏的那些音乐卡带,都是当年流行的劲歌热舞。节奏轻快,鼓点响亮,舞步带着恰恰的韵味,在乡间十分红火。如今回头再听再看,曲子与舞蹈都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简单朴素,谈不上精致。可在当年,音响一响,热闹的节奏漫开来,全家人听得舒心,屋里屋外满是欢快。

那时候没有花哨特效,所有热闹,全靠纯粹的影像声乐撑起来。母亲是歌仔戏迷,尤其喜欢杨丽清的歌仔戏。年纪尚小的我们常围在她身边一同观看,她有时还会给我们讲戏文故事。印象里,《薛仁贵与王宝钏》几十集,厚厚一沓碟片,总觉得怎么也看不完。还有《周公与桃花女》,画面不算清晰,戏服样式朴素,没有如今这般鲜亮丰富,武打也只是简单的拳脚比划,可我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天天追着看,还会跟着情节起伏,心生疑惑,或是暗自感慨。

如今看电视、看电影实在便捷,手机一点就能播放,还能投屏到电视上;走进电影院,各类大片任君挑选。不由又想起,当年小多的电视、影碟机,装下了整个童年的欢笑、无忧与美好。它是人生旅途里一段温暖的印记,至今难忘。偶尔想起,往日时光如同老卡带再次转动,啾啾呀呀,余音不绝。

碎碎念

同一个小区亲戚家的孩子长大了,自行车不再骑,放在家里占地方,便叫我过去取回来给小宝。小宝班上好几个同学,常常骑着自行车来找他玩,他却只能在小区里滑板车来回跑。看着同学们骑车,小宝也念叨着想学,我心里欢喜,学骑自行车这件事,就此提上日程。

暑假里,小宝终于能稳稳当当地骑着车来回走,也算一桩心愿得成。刚开始学车,我专挑小区行人稀少的时段带他练习,早上七点多、下午三四点,跟在他身后照看。

学骑自行车自有窍门:先练平衡感,再练蹬车。切莫一上来就双脚踩踏板,容易重心不稳。我先教他把座椅调低,调到脚掌可以着地的高度,这样失衡时,脚能立刻撑住地面,不怕车子压到身上,孩子心里也不会

发慌。练平衡时,我让小宝滑步练习十来分钟;坐在车座上,双脚蹬地让车子向前滑行,试着双脚离地稳住几秒,自己感受车身的平衡。

接着练习半圈踩踏。把一侧脚踏转到最高处,用力往下踩,另一只脚顺势跟上;眼睛望向前方,不要低头看车轮,身体坐正、放松,手轻握车把,不要死死攥紧。这样反复练上二十分钟,同时告诉他不必害怕摔倒,要克服心里的畏惧。学车难免磕磕碰碰,得循序渐进,急于求成不可取,还容易养成坏习惯。等他可以连续蹬车前进一二十米、脚不落地,再练习转向,先转大圈,熟练之后再练小圈。定点停车同样重要:慢慢捏后刹车,等车速放缓,脚落地撑稳,再完全停住。一个暑假下来,小宝骑车已经自如,有时还骑得飞快。我总要反复叮嘱,留

意路上行人,经过岔路口时多加小心,提防别的小朋友突然跑出来。

如今市面上的自行车设计大多很人性化。想起我当年学骑二八大杠,车子很高,个子小的人,脚很难踩稳,常常卡在半路,一不留神就摔倒。旧时的自行车车架粗实,带前大梁、后货架,能载人载物,大梁可以坐小孩,后座能带大人,结实耐摔。那时候路上多是泥土路,只要没有磕在石块这类硬物上,爬起来拍一拍尘土,接着再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行车还是婚嫁“三大件”之一,是当时最主要的出行工具。从前村子离镇上五六公里,一路坑洼不平,骑着车歪歪扭扭,一路晃到街上。

其实学骑自行车,学的从来不只是怎么操控一辆单车,更是学着直面困难、战胜恐惧。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过一次,

麻辣烫

难找的日期

□白水

有时窘迫猝然袭来,降临得毫无预兆,令人躲闪不及。

那日午后,朋友到我家小坐。我泡上一壶好茶,又翻出家里备存的点心摆盘上桌,自认为待客周到。倒上茶,郑重递去色泽诱人的糕点,没想到朋友并没有立刻拆用,反而微微俯身,目光锐利地扫过糕点外包装,像是在检视一件稀罕的藏品。

“这点心,过期了。”他抬眼看向我,语气平淡,杀伤力却十足。“啊!”我一声惊呼,掩饰内心的窘迫。好在他笑着调侃两句,便揭过此事;若是换作初识的客人,这场面定然要让我颜面扫地。我盯着那盘完好无损的点心,怎么也想不到,看着新鲜的吃食,竟藏着这般被我完全忽视的重大漏洞。

这场小小的待客翻车事故,给我狠狠敲了一记警钟。自此之后,我彻底摒弃随手取用食物的习惯,家里所有入口的食品,我都会逐一检查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本以为这只是简单琐碎的小事,上手之后才发现,核对保质期竟是生活里难度极高的挑战,费劲程度,丝毫不亚于在乱糟糟的透明胶带上,苦苦寻觅那个若有若无的胶带头。

市面上多数商品的生产日期,仿佛都是刻意训练过的“卧底”,深谙隐匿身形的诀窍,从不肯大大方方显露。我常常捧着包装袋、瓶罐器皿,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与图案里反复搜寻,耗费心神方才锁定标注位置。定睛一看,往往没有直白的年月日,只有一句模棱两可的提示:生产日期见包装、见瓶盖、见瓶底。

这类模糊提示,堪称生活里最大的“陷阱”。很多时候,食物外包装拆开后就随手丢弃,瓶装饮品的瓶盖喝完便扔进垃圾桶。等我对着光秃秃的瓶身想起核对日期,才追悔莫及。手里捧着空容器,对着干净瓶身百般打量,别说生产日期,半个数字,一行提示都无从寻觅,只能无奈放弃,姑且相信商家的良心。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时我特意保留包装,费尽眼力找到提示语,回头一看,刚拆下的包装,已被爱干净的内人随手丢进垃圾桶。真可谓一番忙活,尽数落空。



打石匠

□庄延平

因为受地形地质的影响,闽南地区历来盛产花岗岩,其质地坚硬、不易变形,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闽南农村主要的建材之一。那时候,四处都能听见打石头“叮叮当当”的声响。

记得当年我家准备盖房子,便要请打石匠来采石加工。石料从山上运下来,只是粗坯,形状不一,长短、宽窄、厚薄全无固定,得靠打石匠千锤万凿,才能加工成可用的建材。

打石匠凭力气吃饭,流的是汗水,挣的是辛苦钱。从业者大多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也有十几岁的小学徒,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彼时家家户户多以石建房,打石匠很抢手,他们常三五结伴,组成相对固定的团队,走家串户替人打石。师傅要把控石料的材质、

尺寸与形制,依照房主建房所需,开出方砣、石门、石窗、石柱、石板、石楼梯等构件;先用墨斗、曲尺在石面上画出墨线作为标线,再持锤子、錾子,敲掉标线以内或是以外的石料。

我常常看见打石匠或是在烈日下,或是在寒风里,一脚踩在石料上,一脚落在地面,躬身低头。他们头戴草帽,赤膊上阵,一手握锤,一手持錾,对着坚硬的石头细细修整,打出合用的石材。不远处的石块上,摆着几只早已辨不出原色的茶壶、茶杯,供他们劳作间隙歇脚饮茶。

切莫以为打石只是粗重的力气活。每一锤落下,都关系着粗坯石料能否成型,考验着打石匠的经验与手艺。

若是手艺不精,粗心大意,对

石质、尺寸把控失当,很容易把石料敲废,不仅要向房主赔偿,还要赔礼道歉。

到了夜里,他们寻一处角落生火,锻打、修磨当日用钝的钢凿、錾子,不停地添煤、拉动风箱。村里长辈常拿这话规劝不爱读书的孩子:“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去打石头。”足见打石这营生的辛苦,老少皆知。

如今,新型建材层出不穷,玻璃、塑料及各类新材料广泛用于建筑,施工技术也大幅革新,石头早已不再是主流建材,自然很难再听见“叮叮当当”的敲石声。传统的“起厝打石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年抢手的打石匠,年长者大多在家安度晚年,年纪轻些的,也转行另寻生计,只在少数地方,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CFP图)

就再也不敢跨上车座,被心底的胆怯困住脚步。每个孩子学车,免不了磕碰。那些摔倒又爬起的瞬间,一点点摸索前行的时光,都会成为成长记忆。

学骑自行车

□黄仲远

意路上行人,经过岔路口时多加小心,提防别的小朋友突然跑出来。

如今市面上的自行车设计大多很人性化。想起我当年学骑二八大杠,车子很高,个子小的人,脚很难踩稳,常常卡在半路,一不留神就摔倒。旧时的自行车车架粗实,带前大梁、后货架,能载人载物,大梁可以坐小孩,后座能带大人,结实耐摔。那时候路上多是泥土路,只要没有磕在石块这类硬物上,爬起来拍一拍尘土,接着再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行车还是婚嫁“三大件”之一,是当时最主要的出行工具。从前村子离镇上五六公里,一路坑洼不平,骑着车歪歪扭扭,一路晃到街上。

其实学骑自行车,学的从来不只是怎么操控一辆单车,更是学着直面困难、战胜恐惧。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过一次,